



麋鹿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往事难忘

蚊帐里的春天

邹进

多年前的那个晚上,我被父亲派去守夜——说是守夜,其实是守他。父亲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活,回来就发起了高烧,却死活不肯去医院,只说睡一觉就好。母亲让我去他屋里睡,半夜好给他倒水递毛巾。我那时十一岁,觉得这是大人交给我的任务,光荣得很。

父亲住在西房间,进门就是一股霉味混合着汗酸味。墙上挂着他的草帽,帽檐塌了一边,像是被什么重物压过。灯泡拉着一根长长的线垂下来,拉线开关上结满了油腻,摸上去黏糊糊的。我拉亮灯,灯泡昏暗。墙上的奖状被灯光照着,泛黄发暗,像是病历卡上记录着陈年旧疾的几行字。父亲已经睡下了。他蜷在那顶老式蚊帐里,侧着身,膝盖顶着肚子,整个人像一把用旧了的镰刀。蚊帐是纱布的,原先应该是白的,现在洗得发灰,有几个破洞,用白线粗针大脚地缝过,如草帽上被麦芒刺穿的窟窿。

他的鼾声响起来了。那声音胜似扯风箱,每一下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往上拽,拽到半道上又卡住了,停几秒,再猛地冲出来。那声音里藏着铁锹铲在硬地上的闷响,藏着锄头刨进干土的噗噗声,藏着他扛麻袋时喊过的号子。他每呼一口气,都仿佛从屋里扬起一层看不见的尘土。

蚊子开始活动了。夏天的夜晚,蚊子比什么都精。它们从门缝里钻进来,从窗户的破洞里钻进来,从蚊帐的补丁边上钻进来。我看见一只花脚蚊子落在父亲的胳膊上,那胳膊晒得黝黑,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,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灰。蚊子的针扎进去,父亲没动。又一只,扎在他小腿上,那小腿上青筋凸起,像蚯蚓爬满了泥地,他还是没动。他太累了,累得连蚊子都赶不动了。

我想起父亲在工地上劳作的场景。他用牛皮带子捆砖,那皮子用久了,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,像老人的手背。父亲的皮肤就是那块旧皮革,蚊子像图钉一样,一颗一颗钉进去。我看见有血珠从他胳膊上渗出来,细细的一小颗,在昏黄的灯光下黑红黑红的,像他白天干活时砸伤手指流出来的那种颜色。血珠顺着手臂的纹路往下淌,

滴到肘弯那里就不动了,凝成一个暗红色的句号。我忽然害怕起来。我怕惊醒他,怕他醒了之后又要强撑着坐起来,说没事没事,明天还要上工。他的骨头上睡着雷声——那不是比喻,是我真切切感受到的。那雷声要是醒了,我怕他整个人会散掉。他的身体里藏着多少东西啊,藏着起早贪黑的日子,藏着干不完的活计,藏着从不说出口的秘密。

我轻轻手脚地下床,钻进他的蚊帐里。蚊帐大小,容不下两个人,我就挨着他躺下,把自己摊开,像一张招贴画贴在墙上。蚊子的嗡嗡声在我耳边转了几圈,然后落在我腿上。我感到那根细针刺进来,不疼,就是有点痒。又一针,再一针。我听见血液从身体里被吸走的声音——不是真的听见,是感觉到,像父亲从稻田里回来,倒出鞋里的沙粒,一粒一粒,簌簌地落在门楣上。那些沙粒跟着他从田埂走到家里,走了几里路,终于倒出来了。

我数着蚊子咬的包,一个两个三个……胳膊上七个,腿上十几个。我忽然想起春天,

想起村东头那片开满油菜花的田地,想起父亲往年春天里做的事——该给油菜施肥了,该把南边那块地翻一翻,该去集市上买几只小鸡。可是这些事今年他一件都没做,他去了工地,因为工地上一天能挣三十块钱,够我交学费还有剩余。

窗外的天黑了,黑得像倒扣的锅底。连萤火虫都提着手电逃走了,它们也怕这黑。我侧过脸看父亲,他还是蜷着,呼吸平稳了些。那些蚊子叮出来的血点在他身上密密麻麻的,像记着什么事的符号。胳膊上的包开始痒起来,我挠了挠,忽然想,这些包,这些痒,这些半夜不睡觉守着一个人的晚上,是不是就是春天?

父亲年轻时有过多少这样的春天?那些他没赶上,错过了的春天,都去了哪里?天亮的时候父亲醒了,烧退了。他看见我满胳膊的包,愣了半天,然后起身下床,从柜子里翻出一盒清凉油,一点一点给我抹。他的手指粗糙,抹在皮肤上像砂纸。他一句话都没说,我也一句话都没说。但我知道,这个晚上,他欠我的,我欠他的,都记在那些蚊子包上。这辈子,算不清了。

悠悠岁月

琴声三叠

蔡铭

我的启蒙老师,是一位严厉的老太太。她说话、示范,甚至走路的节奏,都像她手腕上那根旧教鞭敲击琴板的声响:干脆、利落,不容置疑。每逢周末,妈妈便骑着那辆红色的自行车,载着我,“嘎吱嘎吱”地穿过两条街,来到潘老师面前。

她教我们这群小琴童认简谱,要求我们必须先大声唱出来,声音要亮,拍子要准。“唱都不会,手怎么会?”妈妈也学,我们并非排坐着,像一对大小学生。下课时,潘老师脸上的严厉会稍稍融化。收拾琴谱的间隙,她会用那把响亮的嗓音对我们说,“小孩子长身体,营养要跟上。记住啊,每天一个苹果,一杯牛奶,一个鸡蛋,蛋白质、维生素都有了。”在二十多年前的县城,这番话带着一种罕见的、近乎科学的权威感。妈妈认真地点头,仿佛领受了什么重要的教诲。后来,我家早餐桌上果然常备这三样。

小学一年级,我被送到学校对门的琴行。第二位田老师,是音乐学院的在校研究生,年轻,充满锐气。从电子琴到钢琴,我第一次感到了“学习”的硬度。那软软的、一触即亮的琴键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需要真正力气才能按响的、有着象牙般质感与重量的琴键。我的手指太嫩,常常按不出合格的声音,焦急与委屈便憋在眼眶里。田老师是东北人,说话直接:“劲儿呢?弹琴不是摸琴,得把力送到指尖,砸下去!”三年时间,我手指渐渐有了力气,也攒下了一些能应付考级的曲目。

于是,红色自行车的轨迹,转向了人民路的老县府大院。第三位老师邱爷爷,他的“琴房”是楼下间改造过的车库,只放得下一架黑色钢琴,和一个旧沙发。我坐在琴凳上课,妈妈在沙发上陪着我。第一课,邱老师没让我碰琴,而是讲了孔子向师襄子学琴的故事。然后,他在簇新的《牧童短笛》谱页上,用红笔写下三个词:耐心、恒心、恒心。他特意解释“恒心”便是平衡之心,不急不躁,不为考级,只为滋养性情。琴房墙上,挂着一幅字——“唯乐不可以为伪”。他说,那是刘诗昆先生来访时留下的。我那时不懂,只觉得那字和邱老师的人一样,有种沉静的力量。

寒来暑往,那条通往三位老师的路,始终由妈妈那辆红色自行车连接着。放学后,节假日,风雨无阻。

如今,妈妈退休后报了老年大学的钢琴班,轮到我做那个安静的倾听者了。我看着她微微蹙眉,努力让手指听话的侧影,忽然清晰地看见二十多年前,那个小小的、因为总弹不好某个段落而噘着嘴的自己。我才恍然,那些年流淌在琴键里的时光,那些凝结在三位老师身上的期望与教诲,并不仅仅流向我。它们也深深地流进了妈妈的生命里。那架沉默多年的钢琴,重新响起的,是两个人的梦。一个在童年被悉心种下,一个在晚年被轻轻唤醒。



候鸟北归

新华社发(王勇刚摄)

生活素描

家宴棚里办婚礼

陈志国

2月15日一大早,还没起床的我忽然被手机铃声叫醒,按下接听键,立即传来了我六叔喜乐的语音:“你在宁波工作的侄子今天在老家举办新婚答谢宴,邀请你们全家参加。”“陈雷结婚啦?恭喜、恭喜!我们全家一定到场。”

接完电话后,我赶忙起身洗漱,并将两个孙子一个一个哄了起来。早饭后,全家人驱车向老家驶去。车子刚驶进村口,六叔与他的大儿子(新郎官的爸爸)就迎了上来:“打个招呼,答谢宴没有安排在饭店,就在家门口搭的家宴棚子,条件简陋,希望你们不要见怪。”“哪里的话,家宴更好,更有人情味。”“我也是这么想的!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结婚后不忘家乡,不忘亲人,心中永远装着生他养他的家乡。”听了六叔的话,我禁不住为六叔的决定点了一个大大的赞。

新郎官陈雷的父亲高中毕业后,独自一人远离家乡到上海、浙江打拼,经过多年拼搏与经营,赚了第一桶金后,在宁波创办了自己的企业。从小随父学艺,奶妈生活的陈雷大学毕业后,跟着父亲一起经营,并很快有了自己的事业。他不畏艰难、勇于创新、乐于进取,博得了同住一小区的王老师青睐。两人很快坠入爱河,直至走进婚姻的殿堂。

边走边聊,我们全家随着六叔父子很快来到一方简易温馨的家宴棚。走进棚内,已经落座的亲友纷纷站了起来,大家互致问候,共祝快乐,手拉着手欢快地畅谈着。这里没有陌生的客套与拘谨,只有邻里乡亲的欢声笑语,还有家人围坐、灯光可贵的温暖。棚顶的灯光不算耀眼,却照亮了每一张熟悉的笑脸。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,写着久别重逢的欢

庆,更写着对一对新人的祝贺和喜迎新年的幸福。宴会上,当一对新人换下礼服,身着简装到每桌敬酒时,整个家宴棚里充满了掌声、起哄声和祝福声,与棚外的鞭炮声共同奏响了喜庆的交响曲。

随后,在亲人的见证下,一对新人当场秀恩爱,并向对方的长辈们许下承诺。虽没有华丽的誓词,却有坚定的真心和浓厚的情意。这场在家宴棚里举办的婚礼,少了几分精致华丽,却多了几分烟火温情;少了几分刻意隆重,却多了几分踏实安心。

原来,最动人的婚礼,从不是多么盛大的场面,而是至爱之人皆在身边;是柴米油盐里的相守;是人间烟火中的相伴。往后余生,祝这对新人和所有新婚夫妻们,三餐四季、安稳相伴,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最温暖、最快乐的模样。

心情漫笔

感春

钱清贵

冬季过去,春天来了。一提到春,人们的脑海里,立刻会浮现出桃红柳绿,和风扑面,喜人的景象。这是叙述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春季时节。

孟春则不然,你若不细心观察,其景色与冬,并没有大大的差别,那天,那地,那树,依然是冬天的景象。

但还是变了,是从内到外的细微变化。

不说生命周期机理的变化。你看,隆冬的枝头,挂着老透枯黄的叶子,在寒风中瑟瑟摇晃,有时还承载着厚重的冰雪。

春来了,鲜嫩的新芽,从叶柄处,顶落了枯叶。枝条残叶稀疏疏疏,视野也开阔起来。

唯在这个节气,能看到楼前大街,宽阔的马路,来往行驶的车辆,行人。在目力可及的两楼间隙,还能看到高速上,飞驰而过的车辆。

说天,变化也明显,虽说蓝天不如寒冬那般湛蓝清晰。风变了,让人惬意暖适。那鸟活跃,群鸟频过,有时还能听到几声鹤鸣。

熟悉几十年的老街,积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。几路公交,四季如一,按部就班接送乘客。你要寻找季节的痕迹,最简易的方法,是看行人衣着:棉衣裹身为冬;消肿衣是春。单衣薄裳谓夏。

体悟出来的“季节”,不准确。如在仲春,寒流突袭,气温一下降到冰点,你说是冬,还是春?你到海南人造冰雪的运动场地,感受的是什么季节?

中华大地幅员辽阔,地形地势地貌丰富复杂,位处高海拔区域,没有平原地区四季循环交替的明显变化,即使在同纬度所处的盛夏,那几千米高峰峰,仍然被冰雪封盖。

当北方还被冰雪包裹,南方已是百花吐香的时节,向南,再向南,靠近赤道的中国南海,那里仍然是夏天。

地处黄海之滨,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看候鸟往返飞行,可知季节的变化。每年秋尽,丹顶鹤、天鹅等候鸟,便从遥远的北方,飞来海边滩涂越冬。一到初春,它们一群,又一群地离开滩涂,飞回北方。

感春的最好方式,取白壳软条虾,用腐乳汤汁,加香油、胡椒粉,滴点曲酒;或是用寸长的头韭,与鲜炒制,能让你吃出,春最美的味道。

要知道,唯有在这个季节,你才能品尝到条虾、鲜蛭和头刀韭,醉人的春味。

心香一瓣

老街春雨

刘波

前几天还是料峭寒风,今日却生出暖意。徐徐而来的风里,带着几点雨丝,转眼毛毛细雨便飘飘洒洒,落遍老街小巷。

春雨来了,大地随之萌动。蒙蒙雨雾里,撑伞反倒成了多余。走在巷外的田埂上,青草嫩芽的气息,混着冻土初融的清冽,让人神清气爽。身旁柳丝轻柔,缀满嫩黄的柳穗,经春雨沐浴更显鲜润。抬眼望去,麦苗鲜绿与油菜翠嫩,在雨雾中相融成一片柔和的底色。又一阵风吹来,柳穗簌簌落在脚下,满地毛茸茸的絮影,好似风无意吟出的诗句。

偎依在老街旁的小河早已解冻,清澈的河水载着细雨,比往日更显灵动,小鱼摆尾,游在云影与柳色的倒影中。堤坡上的蚕豆苗抽出新杈,叶片托着晶莹水珠,生机盎然。几只春燕在河面上掠水低飞,还有几只歇在柳枝丫上,曲颈颈着湿润。几声啾鸣清脆婉转,仿佛在告诉巷弄人

家:春天来了,我们也来了。望燕子飞入人家,不觉走到老街巷口。拐角上的桃树,长了好多年,去年生出的新枝,冒出许多花骨朵,几朵初开的粉蕊,含着水珠,格外惹人。“桃花初绽蕊,春雨暗添香”。

沿着小巷前行,雨丝轻软,落在肩头只觉微凉。青砖路面被雨水濡得湿润,映着两边斑驳砖墙上的新绿爬藤。巷子里的老墙沾足了水汽,青砖黛瓦一片温色,墙根处的青苔被淋得鲜亮,顺着砖缝蔓延,给老街描了一圈浅浅的绿边。墙角几株不知名的小花,迎着雨珠绽放。花瓣薄得透光,颜色浅浅的,像被雨水洗淡了。它们只占静僻一隅,倒添了野趣与安然。吹糖手艺人支着小摊,顶着块塑料布,手中糖勺泛着琥珀色的光,麦芽糖的焦香混着雨气,在巷子里悠悠散开。穿红棉袄的孩童拿着刚买的糖人,兴奋地踩着水洼奔

跑,欢笑声惊起檐下躲雨的麻雀,扑棱棱地飞入雨帘。偶有老人倚门而立,望着雨丝出神,满是岁月痕迹的脸上,看到孩童的戏耍,好像有记忆闪过。人与这春雨、老街融为一体,汇成一幅老街安恬的景致。

久违的人间烟火,重现在寻常日子里,让时光在这雨巷里慢了下来,慢到能听清每一滴雨落下的声响,慢到能看见墙根的青苔又厚了一层。

回到家中,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。泡上一壶新茶,坐在窗边静赏雨景,顿时心生几分“矮纸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”的悠然。水珠顺着玻璃缓缓淌下,将窗外晕成一片朦胧。对面人家屋顶笼罩在烟雨里,黛色瓦檐悬着雨帘,雨水顺着瓦当滴下,在地面漾起一片涟漪。雨中空寂的老街,偶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,小巷多了几分灵动。

一场春雨,一杯新茶,一本闲书。静坐品茗,雨声里飘着书香,在无扰的宁静里只觉时光恬淡。砖缝里探出头的小草,窗台上抽枝的绿竹,院子中拱起的芍药,在春雨滋养下,悄悄诉说着新生。在雨中感受春的气息,倾听生命拔节的声音,是难得的安宁与惬意。

雨渐渐停了,天边浮起浅浅霞光。推开后窗,泥土芬芳与花草清香扑面而来。远处田野覆着雨润新绿,遥看朦胧,近观清新,远看青青一片,近看几点稀疏的绿意。一只雀儿轻振翅膀落在花坛,跳跃片刻后啾啾飞走,心头那点浮躁,也随之散尽。

老街巷深雨如酥。春雨滋润下,大地复苏,蛰伏一冬的生灵,开始蓬勃生长。倚门的老人、奔跑的孩童、掠水的春燕,春雨温润的世界,生机处处,万物迎来一份暖意,老街小巷中,从蛰伏到成长,一路春雨相陪,霞光相照。

漫画



“围猎”银发群体
新华社发(朱慧卿作)

往事难忘
心情漫笔
悠悠岁月
生活素描
心香一瓣
漫画